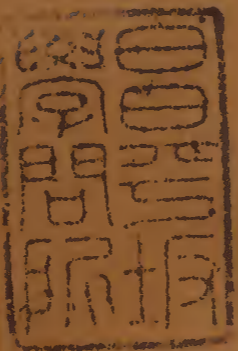


龜山全集

三十三之六

志銘



漢書門			
三	四	八	二
九	六	二	類
一	〇	三	架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五	四	書
函	八	
二	一	
二	〇	
架	冊	號
二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82
冊數	10 (9)
函號	315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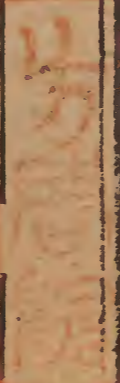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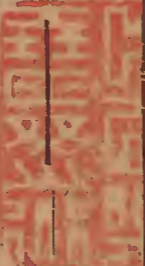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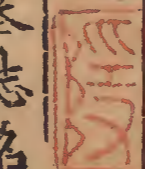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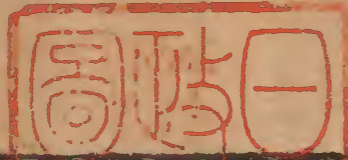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埋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



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
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
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
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
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
方以唱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
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
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
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
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士之初未
更事縣有疑獄餘季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
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
於征歛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
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
此在公特其批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
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
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已之私言也曾祖尚祖
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
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妹睦姻族無間言公素貧不

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
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攝文林郎洪州司
兵曹事卒于官擬林握皆蚤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
司兵曹事授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
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
南義一卷論語孟子襟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憖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
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哀仕為三班奉職

祖及不仕父說當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
君獨以窮經為務自閩陟數千里外贏糧跣足至京
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
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公自
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宅先生居雲上
為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竒之謂公有器識異曰所
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元豐二季登進士
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
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宣黃令適丁母碩
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時縣令好時在隴右為

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齊路險絕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為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為政矣其為利非濟人秦洧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改宣德即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更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孥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側然憫之曰吾為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互相保當任其咎

者其誰歟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多此類也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而勾當公事會中宣之安撫朱公綏以公兼領帥事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祿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下公適直宿陰為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下吏不得搖手為姦尹陞對被贊諭遂以公之名

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錄事中都平治吏習以為常
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為傲慢
者並僚特權倖雖沒一悉趨之公為折其短獨未嘗
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為廣濟軍司錄事士
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
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
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
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昆陵愛其土風欲營菟
裘為歸休計於是力請宮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私
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宜
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公為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
于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已子蒞官臨政嚴而
不一苛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
民瘼洞然幽隱雖逢其族迎刃左解世之名能吏者
皆自以為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
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嶠之
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

直即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迪功即明州慈溪縣尉女二人長適宣教即知襲慶府鄒縣事朱在次適迪功即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革曰季皆登仕即曰蒙將仕即孫女二人尚幼晚自號如如居亦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獵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尉手有聞出番于外重施於民公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公以疾薨于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計聞天子詔特贈光祿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飲助其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越明季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勲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常褒贈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為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弗克以承子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得辭乃敘而銘之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

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為錢府上士遂以
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
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吳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
屬錫官遂居京師為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
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
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令
遂為毘陵人公天資雋茂稚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
母喪哀慕毀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太學以文行知名
於時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
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狀守將喜

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儕人
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
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
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
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稅積弊以蠲民瘼至今
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為七閩都會
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丁銀青憂服除
調睦州軍事推官三司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
閭里宿怨檄往按治執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
私至則折平允所坐活者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

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哉未幾改宣
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穎昌府郟城縣脩奉
秦陵期會嚴防期日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
期告具曾紀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
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
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內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
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鄜延薦
為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
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牒者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
羗久而不至主帥憂之微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

監軍貴酋款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
提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密占籍者皆為戰士盡
括閑田為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
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
槩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眾矣就除陝西路轉
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
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御筵駮經畧安撫判
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
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訴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
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

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聞師中有功邊陲願少
寬假以責來効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崇寧
中陝西鐵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一而官俸獨給鐵
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
遷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
百廢具舉公自為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將使
指望實益乎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
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疆
大元豐中兵臨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土馬幾殲遂
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

也召不繫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
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戎邊
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為不可勝之計
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
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
進取號為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為夏人所有
距漢界百餘里皆鹵鹵無水泉古所謂澣海也間
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六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
以為然上首肯之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
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慶

詔環慶進兵久而無功今當厲卿乃謝而言曰陛下
過聽以任臣顧雖綿簿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
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
事多施行聖橐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
趣之鎮即日就造初詔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
沃壤地曠絕無杆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
徐丁臺章垣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
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
萬計公私利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曠
哈不知所為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

粟叛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
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劔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
振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
延號為西邊門戶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辦疆事率
由延帥判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
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
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
吏諭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
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

檄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
生事初羗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款謀者數言將進誓
表而累歲不効公策知敵情言羗必不來然至與不
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
為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
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圍益固大觀初閏
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
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送還
鄉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秋大霖雨傳言敵
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殘更者以益兵朝

廷下走馬章救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駮然獨鄜
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
無警諸老将皆服公料敵精審詔以公守邊鎮靜備
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特蕃兵弓箭手
為用異時患番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為約束犯者
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袤
千里而諸城踈迖敵易乘閒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
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
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
不允政和初內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

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
歆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虛者重
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糶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
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
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
公獨以為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
傾中外人皆為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
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爭傳誦之坐是
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糶亦為之
罷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在道改知
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勅公移一準銅錢槩
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為輕重民
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塊服乃視興仁為法尋移知
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鎮改充河東路經畧安
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
奏乞辭避重書褒荅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
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公
曰聞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信
者重以當罰御之自是警奏不妄邊郵晏如政和五

真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季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詣提舉杭州洞
霄宮復徵猷閣直學士盜發幫原声震東南起知宣
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歛破即宣危
矣公感久疾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
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振擾公之威
名凜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
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
闕除河東宣撫司叅謀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
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
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公剛毅方正見義敢

為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無城府
推誠待人洞見腹心待已甚嚴而遇下明恕臨政愷
悌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為貴侶濶累細務聽訟折
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約自將
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役所部
為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指其地募子箭手絲
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黻豚動中機會每以疆
吏生事為戒 語人曰為國守邊安危所繫但當宣
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得以晏然
是為稱職若親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冀幸寵榮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十四
吾不忍為也識者以為至論凡所辟薦不假人以私
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為一時名將踰為知人性誠
孝每以襁贈不逮其祖為恨遂以所得官奏乞回授
特旨從之故穆宗族恩意滿至常遇郊恩舍其子孫
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近族子孫聚而居之養
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擬奏議七十卷娶
同郡胡宗說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贈淑人子
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真州排岸次曰毅朝奉郎通
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女適從政
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徽言登仕郎
一塵不驚嬖倖恃權狂瀾稽天

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仕郎餘
四人并女尚幼銘曰烈烈我公惟時干城威加羗戎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
 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
 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廩任左侍
 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
 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
 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徃徃忘輩行踏門願交元祐
 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彊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
 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
 今為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廩任左侍
 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
 碩人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
 學標望絕人一時名儒徃徃忘輩行踏門願交元祐
 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

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叅
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以公汝霖祭
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
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
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
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戶外屨常滿
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
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閱
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齊南憐其少
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球

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少黷海
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
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石
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為召
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
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春薦士
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
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祿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
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脩
玉牒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

上之轉朝請即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
旨遣東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歎
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
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
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為
多又脩因革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
轉朝請大夫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闕決庶務
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歛手不敢為非先是人情農
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為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
父老勒石道傍為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因

旱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之不職宜
留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泫然左右為感動未
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
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饑殍矣襄
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人天下一家非
秦晉比矣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
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為
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
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
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於暇日

又時往臨之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
為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
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
六十有五娶黃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
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渙宣教郎
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巽曰需皆將仕
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曹事薛
銳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為人敦
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
一問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亶亶無倦其

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遠有晉
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
進者袞袞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
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事非輔
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
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
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
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躋之公在均陽
歲薦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倅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
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亡登

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
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昆陵守何公充之狀來請
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
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頡
頽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貽有成
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為時聞人則余之
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
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
止公方妙齡鳶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于
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神監其

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
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
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
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
校遶東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
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
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
立初朝議公塲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

其亡也清窶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
不計有無資其第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第墜卒以
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為子而孝於
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第篤於愛欽中外無
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
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為
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
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
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
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彊有孫一人未名以

是年某月壬辰塋于縣之順化鄉黃山之原其孤娶
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為之命也柰何瘞銘新阡
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
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
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逐為
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
生而有異稟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毀如成人反

長挺然有立為衆所欽憚用憲肅愨補班殿直調
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羗城兵馬監押
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
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緡四遷至西頭供
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
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為武功
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
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齋於自奉
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為有無計字兄之孤

與已子八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
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
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已者未嘗形言也嘗
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
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
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愨然盜潛伏
出境無敢犯者莅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
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
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櫻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
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二

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
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即某之女有賢
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口某中奉大
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
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
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統州
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
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
渭川白馬縣丞餘皆早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
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吳弁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七

孫龍圖墓誌銘

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諸孤將
以是年七月某日葬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
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
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脫若蟬蛻清約自將其德靡悔
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
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
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
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

軍通議以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
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
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柬天下賢才
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
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
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
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公未閱歲丁通議憂去職
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
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
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

為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
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
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
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
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鉤獄情委曲周盡
畧不見遷謫容爛盧酒戶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
死引其主為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
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
之青溪民有訴匿鋸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寃者詰
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鋸於舟底酒酣

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出矣僦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僦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鏹來告曰且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脩編敕所刪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刪定官三年改宣議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一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推尊自結於用事者

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事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狃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其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徃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榜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党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

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
於變故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
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
耳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
而後遇有闕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
者充從之至今為便三年遷承議即四年移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成都為蜀劇郡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
畢集相度開興助正塩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
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
皆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

部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對從
容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
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擿公元祐辨訥論罷職
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遷朝奉郎賜緋魚
袋召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靖國
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監國子
祭酒崇寧改元兼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
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等
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奇之為戶部
尚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為刑部侍郎辭免曰

某昔嘗免刑部即今為侍郎非所安曰以為他曹何
如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某名進者上未
以為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師意
未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
幾得管勾杭州洞霄宮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遷朝
請即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復請
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
去來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
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揚州縣善應鄉顏村青龍岡

之原從治命也母黃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
欲便親闈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資產與諸弟而俸
餘稍稍買田築室為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欲謝事自
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曠貌如其心平
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牒互進
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
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
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
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
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錄要義皆成誦其

屏聲色黜滋味蓋篤信而然非疆絕之也常有疾得
異方須鸚鵡公素不殺而屬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
藥久不就忽有鷲禽擊死者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
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
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
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
時嘗苦天官曆火木二星及蝕時刻多不合與姚舜
輔所撰曆互有踈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
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說遂定九宮貴神壇位失次悉
釐正之皆因事而見蓋公以儒學自將談治有文而

以家所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
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
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冲淡克配君子封靖
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
郎今為訖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
曹事游為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第誠有司
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率以誠為請今為奉議
郎知廬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季其第誠始以游
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踐更三世不附
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已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
 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
 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

龜山先生全集

三十一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
 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
 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

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
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
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莫其欲連逮
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
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率伏
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
訪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
書省除應天密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
制行漢宣德即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縣繁劇訟牒
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氣易戶名以避

公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若數人老女奴宿贓
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瀦水
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
畫為三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抵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侍禁史士
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
朝廷以委公公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
為不寬又謂公為朝敵即罷下親憂去喪久之除太
府寺丞轉刑部郎中召公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
鄆陵舊有河數益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

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
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
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
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入畿甸者不
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
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益兩得之也上皇
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
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
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
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

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
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象士膠口無
敢竊議者公除即官得旨陛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
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
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
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
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
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
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
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

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任
墟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
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
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於法請循元豐為便或
疑其朋附及崇寧熙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
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
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
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
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率賴此以為生公之惇
族為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好獨讀

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
彖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仁通直
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越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
宜人公繼度簡遠不嘗問生事然奮綺旅起家闔門
千指有宅以屋有田片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
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
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虜化進者以攀附為榮而
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
官以貶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
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五

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附葬于公之兆子
男八人長憲宣教即知杭州臨安縣事少師中早世
次懋迪功即池州七曹掾次愈迪功即福州七曹掾
次惠次憲次懋次懋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
即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定次適朝散即直祕閣廣東
路提舉常平寺事上舜舉次適奉議即主管亳州州
道宮呂弼中孫男八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
遠數舍詣昌陵踵告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
年矣而無函堂之銘其感德中行思遂泯沒無傳焉
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厚夫人之喪復以

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懋
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身羈竊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為不隨黨籍之興
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
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計至人攻
問曰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若踵交於道
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倍羸之卒當狂虜
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
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
莫不欽嘆。其孤將以其年月日塋公於某所。其原以
通判潼州府朱震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仗節
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誅，褒贈之典
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
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
沒而無傳，乃敘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知，故相文簡
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校姪也。世為開封
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
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夫。
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
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閑清約如寒
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強學自勵，至
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
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
衰替，敢不彊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節、華皆伊川
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
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者甚衆。

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嘉
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之
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
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
加注保州司法叅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差左監
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
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而
練達政体如素官者知荆南馬城隄其才府事多賴
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
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

屈秩滿知蘄州吳江縣蘇人私鑄苗錢流布一縣諸
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控言其
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獄
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由吳江令嘗力爭
以為不可書具在公開劄使來自謂理煩被逮即具
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以抗論不從
為劾比公至率無一言及太守者守其德之而後信
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獨賞
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置一
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相關公曰

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過五
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
矣又以數十人持挺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
遞相侵陵則鬪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
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
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
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
公議大觀二年除開封府右曹叅軍明年轉朝散大
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上有告其事
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

置之重典公方初米力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
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
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
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
叙朝散即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
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
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任者計口給
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
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
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准

浙崗田及常平贖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志
效隱滴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董入為中
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陳常患不及公笑而不
答它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陳服其明焉七年移
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度
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管朝廷議
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漆播思珍四州反其
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
州至今以為不便公之瀘南即劉亞夫復用夷冉萬
要議請開溪州路而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

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遣
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緝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其
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
頃年龐寅孫守夔創開邊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要
曰險阻深僻不可為郡縣今萬要與冉蠻老以仇怨
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
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冊
一族以人為糧彼萬要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
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
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

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王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
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邑
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二
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徼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之
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役遂罷夔路庶
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唐夔州故基也山嶺越
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申尚書
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所
以固強圉居平陸者所以杜覬覦故前代割據夔州
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下謂薛顏乃移夔居魚腹

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起戰爭又屯兵于外
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久
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因
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
薦寒士上皇頷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阻格之不報
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任
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徂舊例獻遺
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議開
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小
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後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除知徐州靖康元年
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盡
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
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
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
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
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歛之端浸不可長士論歸之
於是有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
奉世罰金而已山東又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山

漵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凋瘵未復盜賊相扇
野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
與諸第居汴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
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
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
兵至陳公率諸第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
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
公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
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
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

勤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也有陳揆默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
棄朝請即子衮迪功即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控入
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虜奪
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
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道骸并誥勅
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尋得
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公八
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洵及三女早亡護
將仕郎溥通仕郎洸溥瀚及洛汝為虜騎所掠未知

所在沈登仕郎鴻以褒典補將仕郎孫女一人諫官
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
遁傑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
也至城陷猶率眾巷戰與介胄之士同斃于兵革之
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下明
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
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
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親將
仕即時秀州兵亂害武功郎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
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再

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眾觀聽朝廷出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向邇來守土之臣望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戒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增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勸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勸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聳然以為劾忠義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

暴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薦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凡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未禮以投眾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之游暇則觀書門無襍賓與人談論匪一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筦庫進而廩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
子烈封汝墳秦城周以汝墳為郟子孫因家焉至十
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縣遠族眾散適他郡有居
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
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
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鋒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
子烈封汝墳秦城周以汝墳為郟子孫因家焉至十
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縣遠族眾散適他郡有居
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
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
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鋒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將彥卿生文之當閩城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
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
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
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
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
諱某仕至宣德即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
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
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且第
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
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

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
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
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不
追時好况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贄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
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持
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其其為名公所推重如
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監縣尉丁
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官二十餘季以廉潔稱
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

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
初外邑訢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
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
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
可驗訢者不誣公悉准汰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
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後事即知婺州金華縣丞
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
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
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
人心服老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

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
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噉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
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
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
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
新鐵錢科兩砮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
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
許公先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
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

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
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
薦守令仍以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遮
道絕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
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即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
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
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
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
詔公察訪函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
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民

開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
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
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若般販米斛入
木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
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
患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
難之陳所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
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
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供
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

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徵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疆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點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竝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

非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閣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泛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即時遼使耶律懷義番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覲皆售偽濫物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物皆精

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
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
遲疑上即曰卿識鄧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
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
賜茶錦宮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
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
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
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
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
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不

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
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一領有司意
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
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
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文九貢
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即是冬
復假大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
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觀河朔軍政不脩將士
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
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怠上極

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勘轉朝
散郎先是王黼探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
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
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
時憲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
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尤
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比之
甚安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修立大河堤岸
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
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微猷閣直學

士應安道自言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
日賊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
語必款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
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使來上以公前使意
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見宰執議事
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
又差報聘充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
田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
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
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繞至瀘溝百萬之衆

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卻平灤等三洲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尺一兩不收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知此爭不知待望歸

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胃者數十赳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脇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碁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謬

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
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
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
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
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勅邊將訓
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
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
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
聘禮成與其使揚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
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

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
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
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
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
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
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
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
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克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

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問皇
帝公荅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未歸却
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
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
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
因議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忒得
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
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
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
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

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
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為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
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
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權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攜
撥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
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
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
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為戒蓋恃其成
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

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
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貞
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豈有
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去不爾朕豈
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
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稟其罪為八李
宗振本曹州一胥吏也致位承宣使為心貫賂
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初熙武畧惟善
附會瀘溝之役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章
九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

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
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
官司搔擾令申貨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
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
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以簡貴自居凡
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
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舊以二員為額
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官觀者至有三十
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
侍從官總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矣

所輕重宜加裁定又疏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
平不試卒情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
欲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
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
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
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摠培克其使臣立大
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
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摠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
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摠坐是降
秩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公

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其為
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
上讀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
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
露寸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
一切杜絕之新法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
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
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
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
忠厚之意奏罷之楊洪二州闕帥朝廷起孟揆應安

道為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
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
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
非忠實靖共廉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
領官祠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寅緣敗露詔
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
固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鄺延
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
司輒差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
免夫錢遠元降指揮恣為侵漁湖北促點刑獄減時

中在任姦賊狼籍前知泗洲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
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孟
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
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郎差
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繫皆將
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
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
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又當別有委
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賈偃蹇碩避出不遜語
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性不能深取信于

陞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教即黃州

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即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未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

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六
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選人赴行在磨
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
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
茲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
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
孤寒改官不復留滯而亦無敢偽冒者中外依五月
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
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
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
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讀遷吏部尚書用

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銳意講學公首在
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
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倫安朝夕公請對
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
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
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
而可足將師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疆盜賊如
何而可殄奔競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
之母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

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束
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務分以上
各以本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
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
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
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侍
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立
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請求併省條例
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
高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

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
一兼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猝然改更深恐
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
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
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虛
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
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公前後為
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勅
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
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委保上簿先次施

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
台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
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
諫公動止及勅知閣門事韓恕曰如周某下參餒傍
予可先期奏聞虛心倚佇如此而公已不復趨朝矣
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
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才
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寬假將
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欲畱公樞
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
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官舍實建炎二年
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聞之震悼對宰
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與所得恩澤公未
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日悉召諸子告之
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蒞
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歿
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窆汝等各勉名節
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
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

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踈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略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諫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槩未嘗屈已以徇人不為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

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為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評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船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黜發諸陵家留京師臧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盡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妻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燕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

中使黃珣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外附珣奏辭之上
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
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初寒盛暑
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敦篤
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
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過之必執門生之禮每賓
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
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
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惟嫌近代僻儒鑿空臆說至
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談洽而彊記句語及一事輒

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
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
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殿陽率更筆法
所著春秋右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
三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冊川
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
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
即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
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
某通仕即次某次某並承務即次某通仕即次某未

仕女一人適迪功即韓憲曾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
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
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藏張淑人同墳卒
是某等以遠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
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為代是為
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為詳今
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可辭乃擬其
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付言達德惟三於斯三者
公實無慙點翦驕悍萌芽不熾公策其終宜飭邊備
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淮鐵帝開其冲命公出使

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
聞寺之梟貫為擅竈厲皆是生實德且鳩惟其兒饒
練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勇雄烈之六國之著龜
後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
方航而濟喪其相維施而未止為世所悲
天固可推象不幽宮莫有愧離後世者

